

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美丽是一种哀愁

向往

(长沙市湘一立信实验学校 湖南 长沙 410152)

【摘要】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理想化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性空间。诗性主体是一个美学概念。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令个体审美着迷、使人和自然和解的诗性世界，蕴含着中国传统诗性的艺术精华，展现着典型的中国情致。平淡美丽中隐藏着流逝，有所谓“将美的事物摧毁”的悲剧存在。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诗性；湘西世界；悲剧精神

沈从文是一位小说家，在本质上更是一位诗人。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理想化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性空间，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徐志摩称沈从文的作品是“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日本学者冈崎俊夫曾评价沈从文是“带有独特文体与新鲜气氛的天才作家”，沈从文的文字是“有风俗的，令人想起古代诗词的，坦率的，美丽文字”。^[1]

诗性主体是一个美学概念。在很多作品中，情感性、想象性与节奏感是诗性一词的核心，同时诗性这一概念中往往也隐含着我国传统诗学所常涉及的命题，如意境、韵味、境界、空间等，所以，诗性通常意味着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2]从这个角度来说，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所构建的令个体审美着迷、使人和自然和解的世界可以称之为沈从文的“诗性世界”。沈从文曾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如此看来，沈从文的诗性即来自于他这种站在诗人、艺术家的角度、并以感官、以审美来衡量事物、看待人生的独特性。当沈从文以诗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时，他的灵魂和精神必然会回到那个宁静祥和的家乡湘西，与那些朴实、忠厚、热情而又元气淋漓的一群人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沈从文精神受到刺激，那时他整天念叨着，“我要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只有远离喧闹的湘西世界才可以抚平安慰他的灵魂。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他自己精神还乡的产物，读他的作品，也是现代人的一次次精神还乡之旅。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那种东西的终点或目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种诗性的世界，也是具有始源性的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从内容上看几乎都是悲剧；从审美特征上看，这些悲剧又是充满诗性的。在沈从文笔下的很多小说如《边城》、《长河》、《雪晴》等，其中所展现的诗性在美丽中透露出淡淡的哀愁，这也使得沈从文在“牧歌文学”写作者中拥有了一份独特性。

沈从文在偏僻的湘西与现代都市的强烈对比中发现了人的诗性存在，但在很多小说中，沈从文都是如写北溪村的遭遇一般，以一种挽歌的笔调，怀揣着悲悯叙述了现代文明对纯净质朴乡村的侵蚀。在小说《建设》中，一个小小的河街由于在建一个几百万的教会学校，每天市面上多了三百块钱，把他们原有的生活全毁了。在茶馆伙计、小店主、农民、士兵、妓女之间，敲诈、偷窃、懒惰成了普遍的风气。“他们原本是向地狱那个方向走去的，现在把脚步也放快了。他们中间堕落的更其堕落，懒惰的也越发懒惰了。”在小说《渔》里，沈从文叙述了华山寨的吴姓

子弟过去皆如虎如豹，现在“近日因为进步，一切野蛮习气已荡然无存，虽仍不免有一、二人藉械斗为由，聚众抢掠牛羊，然虚诈有余而勇敢不足，完全与过去习俗两样子。”在《绅士的太太》一文中，沈从文写到“我不是写一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你们高等人造的一面镜子”。沈从文所造的镜子里，读者不得不为这些现代人悲哀。“每个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很少就那么作。”这些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在一种体面舒适或者就在一种仅仅能够活下来的情形中打发日子，所有人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都市中人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中印出……一切皆显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转成为商品形式。”^[3]这其中或多或少有现代社会的影子。那个模子就是平庸的、市俗的现代生活形式、生存状态，现代都市人几乎都沉沦于平庸市俗中而不自知。乡村的颓坏一直在继续，以致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十五年，离开凤凰十八年后，1934年重返故土，给张兆和写信时说道：“这里的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个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鲁迅在《故乡》、《社戏》等小说中，也表达了和沈从文相似的时间价值观。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在时代发展的历程中亲眼目睹了美好的消逝和崩塌，他们的文字显出苍凉，目光中带着悲怆。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由偏远湘西和现代世界所做的对比而产生的哀愁效应。因此，有人评价沈从文的《边城》其实是一部悲剧，是“将美好摧毁给人看”的实录。

作为小说家也没有谁比沈从文更忠诚地使用、更新和发展着中国本土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中国传统诗性的艺术精华，展现着典型的中国情致。^[4]在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总是表现出同他们所处的悲哀生活相适应的悲哀精神状态。打动读者的往往不是作品所描写的湘西生活景象，而是人物在无处不在的哀愁中生存的忍耐力。欢愉中透着悲哀，悲哀中透着欢愉。沈从文正是在来自生活和心灵双重悲哀的气氛中发现和描写浅笑和诗性，只有饱经生活磨难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有力量的文字，于平淡中涌现激流，于悲哀中寻找诗性，于美丽中叙述淡淡哀愁。

参考文献

- [1] 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
- [2] 张卫东，“诗性”概念的谱系；
- [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 [4] 杜素娟，孤独的诗性。